

書介

文：草 草

《食之道（壹）：講食集》

定價：港幣68元
作者：「特級校對」陳夢因
校訂：吳瑞卿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繼大受歡迎的《食經》後，商務最新出版《食之道》系列，由香港第一代飲食名家「特級校對」陳夢因與讀者一起細嚼中國飲食文化，暢談名菜掌故、食壇逸事，保證令人眼界大開，堪稱一部「講飲講食真經典」。《食之道》系列分為三冊，第一部《講食集》介紹中港台三地廚風作派，更多談及粵港兩地的名菜故事；第二部《粵菜溯源錄》介紹廣東食風以及廣州、潮州、東江和順德四系粵菜的源流變革；第三部《鼎鼎雜碎》探究名菜承傳，暢談名人飲食姻緣，分享烹飪之道。

《食以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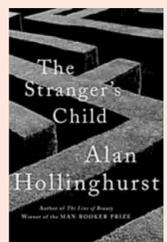
定價：港幣98元
作者：于逸堯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于逸堯上次在《文以載食》中獻上一頓從前菜到甜點的精巧盛宴，餘味無窮，教人驚嘆這位音樂人原來也愛吃、懂吃。《食以載道》則再從食物的名字談到各種各樣的飲食體驗。去米芝蓮星級餐廳，也來一串街邊牛雜？發現油條與牛角包的血緣關係？探究陳年罐頭沙丁魚的年份？作者在細筆觸間，洋溢着對味道的情懷、對飲食文化的真知灼見，炮製出自成一家的飲食美學。高呼「沒有不好吃的食物」的他，再次證明寫食不單靠敏銳的味蕾，還要抱着一顆對食物的崇敬之心。

《The Stranger's Child》

定價：英鎊20元
作者：Alan Hollinghurst
出版：PICADOR



以《The Line of Beauty》拿下布克獎的Alan，將本書獻給2009年離世的詩人Mick Imlah。作者虛構了一個詩人Ceol Valance，年輕俊美，出生貴族，才華橫溢，處處留情，男女通吃，後死於一次大戰戰場，時年26歲。而這位詩人於1913年盛夏，在其劍橋好友家度週末時寫下一首曠世情詩；直到一個野心勃勃的Ceol傳記作者威荷要把詩歌背後的秘密公諸於世——而這個秘密將改變很多生者與死者的人生，改變兩個家族的命運。這個跨越到2008年的故事分成五章，每一章跨越一個年代，層層遞進，尤其在講每一個和這段歷史有關聯的主角在後來的經歷時，讀來非常新穎，讓人欲罷不能。

《老課本 新閱讀》（附小冊子）

定價：港幣118元
作者：鄧康延
出版：天地圖書



百年共和革命以來的中國現代教科書，也是中國現代教育的啟蒙之書。作者從眾多泛黃的老課本中搜尋汰選，編出這些老課本，並予以富有深義的闡釋。五四運動後，白話文學興起，但白話運動廣泛普及的就在於合於現代教育方式的教科書。從孩子起以白話文授課，方有今日之大中小教育。

《時光如此輕柔：愛上莎士比亞書店的理由》

定價：新台幣320元
作者：傑若米·莫爾瑟
譯者：劉復苓
出版：馬可孛羅



貧窮失業的加拿大記者傑若米·莫爾瑟有一天徘徊於巴黎左岸，因緣際會來到一家叫做莎士比亞的小書店買了一本書，被店員熱情的邀請他參加茶會。後來，得知書店老闆喬治·惠特曼是城裡潦倒作家的守護神。旅居巴黎期間，正當他囊中羞澀、窮愁潦倒之際，想到了這間傳聞中的書店，硬硬著頭皮試試運氣，意外取得這位性格奇特的書店老闆的信任，沒多久就住進書店。一邊在店裡幫忙一邊寫作，同時也沉湎於談情說愛、廉價酒吧中。作者所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彷彿荒腔走板的人生經歷，生猛地重現在眼前。在那文學免窩裡，不得不承認，波西米亞般的不羈生活讓人越夜越瘋狂……

蘇童 徐小斌

文學的語言與細節

不久前，內地知名作家蘇童、徐小斌來港，出席由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文學座談會。在本報記者訪問的過程中，針對華語文學的現狀以及未來，兩位作家分別從語言和細節入手，剖陳了文學要義與理由的架構，並論及了對文學價值的釐定。可見，對文學話題的探討，反思將永遠是不變的主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語言傳統的斷裂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伴隨啟蒙思潮而來的是以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婦女相對於男性要解放；底層相對於精英要解放；個人相對於群體要解放。至此，大眾語言的方式出現重大變化。在自由、平等潮流的撼動下，文言文變為白話文，解讀六經的權力開始為販夫走卒所擁有。所以，清代、民國時期以及1949年後的中國內地，小說的語言風格都是各不相同的。

蘇童毫不迴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語言根本沒有傳統的現實。他認為當代中國的語言無法確立傳統的承襲，幾乎是無法避免的結局。所以，今人閱讀魯迅等人的作品會感到吃力是極為正常的。語體風格的改變，帶來的是創作思維、閱讀思維的轉型；而簡化漢字的運用，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典文學的字文表意。即便是1949年後的內地文壇，伴隨着劇烈的社會變動，所謂「十七年文學時期」、「文革」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後，文學作品的風格均有很大的差異。

語言本身具有工具的效用，自然也就產生出價值理性的判斷。「每個時代的語言暴力都會對文學中的文字產生影響」，蘇童認為。語言傳統的斷裂，使得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他，認為自己接受到的「語言遺產」其實非常混亂，「充滿垃圾、落葉與荊棘。」文明傳承的不一致使得作家在創作時，對文字符號的篩選成為一個較為重要的過程。

文本境界與作家使命

作家無法去展望未來，這過於苛責，但卻能夠回溯往昔，這是蘇童對作家使命的見解。毫無疑問，時代的變動只會越來越劇烈，速率只會越來越頻密——落實到文學上，只能是越來越混亂，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也是必須面對的現實。當今的文人，已經處於不同於舊日的文化氛圍中，信息的多元、複雜與衝撞，令到文人都不那麼純粹。他指出，以往的中國古典文學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絕，與文人們只閱讀四書五經有很大關係，文化思維的接受較為單一。因此，作家們應當在創作時對自己的往昔有一個回顧和辨析。

一部成功的文本，語言的功用其實不在於遣詞用句的華麗——成功的文本境界，是閱讀後，對文本有深切的了解但又體察不出作者對文本文字的雕琢。這才是文本的至高境界——「未察覺語言的作用，但卻被文本打倒。」

語言與細節是文學的生命

語言文字對作品類型與風格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蘇童認為，汪曾祺的代表作幾乎都是短篇小說，他能否寫出長篇的作品，已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就是語言文字本身的限制。

而細節則構成了語言運用的一種模式。回看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多位文學家，如略薩，他的頒獎辭是「對權力結構進行了細緻的描繪，對個人的抵抗、反抗和失敗給予了犀利的敘述」；赫塔·穆勒的頒獎詞是「以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失業人群的生活」；帕慕克的頒獎辭是「在尋找故鄉的憂鬱靈魂時，發現了文化碰撞和融合中的新象徵」。

徐小斌則在文學與影視劇作中尋找細節的力量。她說，自己的主要工作其實是編劇。比起文學，影視作品似乎更易為大眾所接受，但這麼多年來，她並不是一個高產的劇作家。「從經濟角度看，雖然劇本是金山，小說只是一粒金沙，但是因為嚮往獨立創作，無法接受『命題作文』，所以對小說更加偏愛。」的確，文學是個人化的行為，影視劇作則是群體型的勞動。但她強調，無論是影視劇作還是傳統文學，最大的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對「細節」的強化。至於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影視劇作與原創間的「距離」，則似乎顯得不那麼重要了。

她以米蘭·昆德拉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托馬斯和特瑞莎為例。正是通過對二人情感細節的刻畫，特瑞莎成為了托馬斯這樣一個原本毫無情感可言的男人的愛之「小竹籃」。由此，昆德拉才將「性」與「愛」的分別詳盡而生動地表達出來。

另一部打動徐小斌的作品，是根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地利猶太裔女作家耶利內克的小說《鋼琴教師》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電影中，男主人公沃爾特幫助正在排練、心情緊張的女孩子進行心理減壓，而這個女孩是鋼琴教師埃里卡的學生。倍受感動的女孩子滲出了淚珠。此時，分鏡頭給予畫面的是一個細節般的特寫。正是觀看了這部影片之後，徐小斌認為耶利內克必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細節與主題的契合讓單元的場景畫面利那間穿透了整個文本。

可見，語言與細節是未來華語文學創作中必須面對的兩個議題。蘇童與徐小斌給予的見解或許能夠讓文壇人士對今後的創作走向有更加寬闊的思路和把握。



徐小斌



蘇童



作家聯會邀蘇童（右二）、徐小斌（左二）參加文學座談會，本報副總編輯徐可（中）應邀出席。

文：鄭政恆 書評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柯景騰的真實紀錄

為了不要被罵為幼稚，也許要稍稍認真一點了。但無論如何，《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小說與電影獲得比較大的共鳴或讚賞，至少證明一點，就是自傳式、自剖式的寫作（尤其是「出賣」自己珍貴的青春），簡直是無往而不利，只要文筆夠好，感情誠摯，更是輕易教人掩卷長嘆了。

不錯，大家都知道台灣人氣作家九把刀，就是柯景騰。小說從二年級開始，經過聯考、高中的生活、大學甄試、大學的生活直到成年人工作的生涯，我們看到一個個活生生的少年人，漸漸成長，留在背後的記憶，成為青春美好的一頁，存在腦海裡，也在書裡。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有幾個小片段很討人喜愛。第一個是柯景騰與他的初戀李小華，錯過對方，是小說一而再出現的情節。柯景騰沒有向李小華告白，也沒有牽住她的手，作者多年後回想起來，除了浪漫，「心中會有一股激動，旋又復歸惘惘」，當中的感覺瀰漫於整部小說。另外，小說要營造的感情關係，就是喜歡，沒有雙方完全的確認，但大家都知道，感覺到，換句話說，就是近年風靡多國的——純粹的情愛，感動的情愛，帶有壓抑的情愛，沒有情慾的情愛。

這樣的感情好像很好，好像是兩個人之間的約定，但終歸沒有也不需要很大的承諾和責任。正如小說中，921大地震發生時，柯景騰急忙打電話找他喜

歡了八年的沈佳儀，她對他說：「常常聽到別人說，戀愛最美的部分就是曖昧的時候，等到真正在一起，很多感覺就會消失不見了。當時我想，你不想聽到答案，乾脆就讓你再追我久一點，不然你一旦追到我之後就變懶了，那我不是很虧嗎？所以就忍住，不告訴你答案了。」這一段話，幾乎定義了小說中所發生的大部分的情節，難怪電影版（和我）要全文照錄，一字不漏。

從《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我們知道九把刀筆名的來源（大學時的綽號，因為一首他自己寫的無厘頭的歌——不錯，歌曲是重要，只要有歌曲就能寄懷，也可以抒發情懷，所以不論小說版與電影版，都需要音樂或歌曲），而最終一如我們所知，柯景騰成為了小說作家九把刀，如此就像許多青春成長小說一樣，主人翁從少年步入社會，一步步找到人生的方向和自己的職志。



作者：九把刀
出版：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6月15日
定價：新台幣260元

九把刀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裡，除了搬上一己的情感和經歷（「很多的自我填補其中」）「好看的真實紀錄」，也說到小說書寫的意義（「連結」的慾望）和方法，甚麼方法呢？九把刀老實地翻出了自己的底牌——「我習慣仗着對故事結局的洞悉力，往前推演出一個具有張力的結局，所須具備的種種元素，乃至故事環節的節奏鋪排……例如誰需要說什麼話作伏筆、誰做的哪些事會影響到主角的決定等等。」

果然，自剖式的寫作也需要技巧與方法的，而這部小說，大概就是由九把刀喜歡了八年的沈佳儀的婚禮，回溯到他自己的感情世界，沈佳儀和別人結婚，完美地封存了這一份單純的情愛、無瑕的喜歡。沒有比這個更好而且更合理的結果了。至於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下，柯景騰與沈佳儀美滿地在一起，那是太圓滿了，就讓它發生吧，但確實沒有人能夠抓住絕對的美好和幸福。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